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 
第六十六卷 窮不了連掇巍科

會稽一抔土，見者有遺羞。  
時來不能待，失足鷹鷂儔。  
飄泊風底花，返枝竟何由？  
徒然殞溝瀆，形管愧莫收。  
我願箴同衾，勉哉士女流！

貧賤富貴之交，在男子也不能看破。故寒窗扼腕，靜舍悲歌，便做出三上書、幾叩門根柢。至於名相忌，利相傾，幾個彈冠結綬？未遇一場考，巴不得肩頭硬、薦頭狠，顧不得同好同窗。既遇一個缺，巴不得早上手、先著人，顧不得同年同署。是歎老嗟卑一念，已至朋友相疏了。貧賤荆布相守，才換頭角，便蓄妾宣淫。甚而齊眉釀成反目，這薄於伉儷，難道又是該的？如晉會稽王道子，宋丞相蔡京，權勢相逼，弄到父子兄弟如仇讎。你又看那不安貧賤的人，那個是肯為國家做事的人？

幾年屈首寒窗，但曉營心朱紫。  
一旦意氣方伸，不顧貽羞青史。

是不安卑貧之心，竟為五倫之蠹。即如王敦、桓玄，干犯名義，謀反篡位。先時戕害僚友，繼而弁髦君上。末後把祖宗宗祀斬了，妻子兄弟族屬梟夷。這要榮他，反倒辱他；要好他，反倒害他。只在那烈士壯心，暮年不已，父為九州伯，兒為五湖長，歎老嗟卑上來。

從古舜跖分路，只在義利關頭。  
此處若差些子，便是襟裾馬牛。

若論婦人，讀文字，達道理甚少。如何能有大見解，大矜持；況且或至饑寒相逼，彼此相形，旁觀嘲笑難堪，親族炎涼難奈。抓不來榜上一個名字，灑不去身上一件藍衣，激不起一個憤淹蹇不遭際的夫婿，盡堪痛哭。如何叫他不要怨嗟？但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眼睜睜這個窮秀才尚活在，更去抱了一個人，難道沒有旦夕恩情，忒殺蔑去倫理。這朱買臣妻，所以貽笑千古。

貧賤良足悲，伉儷諒不薄。  
溝水忽東西，惜哉難鑄錯。

在先朝時也有一個，傳是淮南地方，姓莫。莫翁無子，單生三女。兩個前妻所出，一個配了本村一土財主之子，姓蔣，蔣一郎；一個配了個本縣縣吏姓韓，韓提控。只有第三個女兒，是後妻所生。生來有十分容貌，修眉廣額，皓齒明眸，人人道他是個有福的。卻又女工針黹，無所不工，有十分的伶俐。父母道不是平常人之妻，定要揀個舊家文士。一日遇著本縣新秀才進學，內中一個姓蘇，祖是孝廉通判，父也是個秀才。雖是宦家，但他祖父，不合做了個清官。父親又不合上半生做了個公子，不肯經營，下半世做了個迂儒，要經營又不會。田產將光，只有這幾本書窮不去，所以兒子讀得兩句，做了個秀才。莫翁見他少年，人物齊整，又是舊家，即央人去說，要招贅為婿。蘇秀才不肯，嫌他是俗流。莫家再三要與他，媒人苦苦撮合成了。

河洲聯綿翼，秦館並瓊簫。

蘇家措處些意思聘禮，丈母的要多與妝奩，莫翁道：「他讀書人家，不喜繁華。待日後多與幾畝田罷。」所以妝資也只尋常。做親不久，莫翁忽然一日中了風。這兩個女兒趕到家，把家資一搶。蔣一郎與韓提控，拴成一路。韓提控挈家占了住屋，蔣一郎將田地，盡行起業收租，還吵岳母小姨，道內囊都是他母子藏過，要拿出均分。岳母要蘇小秀才出狀告理，老秀才道：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千鍾粟。爭他做甚？」

小秀才便不敢做聲。那兩家得田的，冬天一石米，放到夏，便一兩三四錢。夏天一兩銀子，放到冬，可得二石米。得資產的，買了個兩院書辦缺。一年升參，兩年討缺，三年轉考，俱得個好房科。鮮衣怒馬，把個寒儒不放在眼裡。

歲儉賞郎富，時窮酷吏尊。  
鯨魚溝水活，應哭北溟鯤。

只有莫翁族弟南軒，見蘇秀才不屑在財利上，道：「這人終有發達之日。」只是蘇有才家中，又死了父親，不免費錢殯葬。那岳母又死了，這兩連襟，道是他嫡親岳母，不干眾人事，只得又行收殮，身邊越窘了。

四壁相如困，空囊杜甫貧。

家中沒生息，思量教書。年紀小，人道他學歷少，不老成，畢竟欠尊重，沒個請他。莫南軒千方百計，弄他到周鴻臚家做伴讀，一年不過五六兩，且得身去口去。他一到，早晚不絕聲讀書。讀得周公子厭了，道：「小弟相延，不過意而已耳。這等倒叫小弟不安了。」也邀朋友做文字，兩個題目，做到下午不知曾寫些不寫，叫：「明日補罷，且吃酒。」蘇秀才還在那廂點頭作想，紙筆早已奪了去了。吃酒定要酣歌徹夜，蘇秀才酒不深飲，唱不會唱，常道他迂腐掃興。又常要他娼家玩耍，他都托詞躲避，又道他立異不幫襯。讀書的不在館中，伴讀的如何獨坐？就坐，飲食畢竟不時，僮僕畢竟懶慢。不逐之逐，自立腳不住了。

眾醉難為醒，惺惺苦見嫌。  
枸株笑寧越，不把卜居占。

到了家中，周公子也會扣日算，只送得一半脩金，自己卻怕荒了學問，又去結會。輪到供給，癩蛤蟆也要趕田雞中吃一刀，那些不要莫氏針指典賣上出？就是一殮飯。蘇秀才道：「糲飯菜羹，儒者之常。」莫氏道：「體面所在，小輩也在尋一樣兒。」都是他擺佈。況且家中常川衣食，親戚小小禮儀，真都虧了個女人。

經營儒者拙，內助倚佳人。  
剗薦聞前哲，流芳耿不湮。

初進不幾時，遇了外艱，把一科挫了。到起復，學師又要拜見，不怕不勉強設處。喜得本年是類考，不受府縣氣，得了名一等科舉。初出茅廬意氣，把個解元捏在手裡。去尋擬題，選時策，讀表段，記判，每半夜不睡。哄得這女人，怕把家事了他的心，少柴缺米，纖毫不令他得知。為他做青毛邊道袍、毛邊褲、氈衫，換人參，南京往還盤費，都是掘地，討天，補瘡剜肉。將進場，親戚送禮；進場後，親戚探望。連這平日極冷淡的連襟，也親熱起來。莫氏好生歡喜。

出場到家，日日有酒吃，閒了在家裡，莫氏打算房子小，一中須得另租房子。家裡沒人，須得收幾房。本日缺用，某家可以掇那。本日相幫，某親極肯出熱。把一天歡喜，常擱在眉毛上。到約莫報將來這日，自去打掃門前，穿仲家常濟楚衣服。見街上有走得急的人，便在門縫裡張看，只是扯他不進來。漸漸聞得某人中了，偏中不著他丈夫，甚是不快。這蘇秀才，也只得說兩句大話相慰，道：「這些八九色銀都去了，我足紋，怕用不去，只遲得我三年。」

時不逢兮將奈何，小窗杯酒且高歌。  
幹將會有成龍日，好把華陰土細磨。

蘇秀才考了個一等，有了名科舉，也是名士了，好尋館了。但好館，人都占住不放。將就弄得個館，也有一個坐館訣竅。第一大傘闊轎，盛服俊童。今日拜某老師，明日請某名士，鑽幾個小考前列，把嚴嚴氣象，去警動主家，壓服學生，使他不敢輕慢。第二謙恭小心，一口三個諱，奉承主人，奉承學生。做文字，無字不圈，無字不妙。令郎必定高掇，老先生穩是封翁。還要在挑飯擔

館僮前，假些詞色，全以柔媚動人，使人不欲舍。最下與主人做鷹犬，為學生做幫閒，為主人扛訟處事，為學生幫賭幫嫖幫鑽刺，也可留得身定。蘇秀才真致的人，不在這三行中。既不會兜館，又不會固館，便也一年館盛，兩年漸稀了。

諂諛已成習，難將名分繩。

都都平丈我，方保囊中盈。

喜是兩口兒用度不多，盡可支撐。況且堂考季考，近日已成虛名，沒半個錢給賞。他窮出名了，撫按起身，燈油助貧，學中與他個包兒，也可騙幾錢來用。時捱月守，又到科舉。奔競時勢，府縣都要人情。他不得已，只得向府間遞一張前道一等、青年有志、伏乞一體收錄呈子。府間搭了一名，道間一個三等第二。虧得科舉定得早，前邊病故一個，丁憂一個，補了一名。先時夫婦懊悵，掙不上兩名，得個二等科舉。這時補著，又道機會好，摩拳擦掌，又要望中了。

臨起身往南京，莫氏道：「一遭生，兩遭熟，這遭定要中個舉人，與我爭氣。」蘇秀才道：「一定一定。」先前蘇秀才南京鄉試，家中無人，都央莫家叔婆相伴，這次仍舊央他。一夜夢中嗚嗚咽咽，哭得起來，叔婆問他，道：「夢裡聞到丈夫不中，故此傷感。」叔婆道：「夢死得生，夢凶得吉。夢不中正是中。」莫氏還是不快。

休戚關心甚，能令魂夢警。

何當化鵬去，慰此閨中情。

次日蘇秀才回家，道：「這回三個書題都撞著，經題兩篇做過，兩篇記得，這穩定要中了。」莫氏道：「這等叔婆解夢不差。叔婆還在這裡相幫一相幫。」歡天喜地，只等報到。不期又只到別家去了。前次莫氏夢裡哭，如今日裡哭。弄得個蘇秀才，也短歎長吁，道：「再做三年不著。」莫氏哭倒住了，揚起雙眉，怒著眼道：「人生有幾個三年？這窮怎的了！」又哭起來。蘇秀才原是不快活的，如何又擋得這煎炒，只得走了出去，待叔婆勸慰他。

淪落真蘇季，含悲不下機。

也令抱璞者，清淚濕羅衣。

從此只是歎息悒悒，把蘇秀才衣食，全不料理。見著就要鬧窮，鬧他費了衣飾。蘇秀才此時還弄得個小館，日日在館中宿歇逼他。人的意氣，鼓舞則旺，他遭家裡這樣摧挫，不惟教書無心，應考也懶散，館也不成個館，考事都不與，向來趨承他的，都笑他是鈍貨了。科考縣間無名，自去播，續得一名。但府裡，仍舊遺了。這是播不出的，到錄遺，他膽寒了。要央分上，不好與其妻說得，央莫南軒說，莫氏大怒道：「他自不下氣，卻叫叔叔來。我身面上，已剝光了，那裡還有？他幾百個人裡面殺不出來，還要思大場裡中？用這樣錢，也是落水的，這斷沒有。」

莫南軒見說不錢，只得議做一會助他。去見這兩個姨夫，都推托沒有銀子。事急了，又見莫氏，費盡口舌，拿得二三兩當頭；莫南軒包了荒，府間取得一名，道間僥倖一名，這番兩連襟各補一主會錢來，做了路費。去時，蘇秀才打起精神，做個焚舟濟河，莫氏也割不斷肚腸，望梅止渴。

石裡連城壁，陵陽獻且三。

血痕衫袖滿，好為剖中函。

在家中占龜算命，原先莫氏初嫁，也曾為蘇秀才算命，道他少年科第，居官極品。後來似捱債，一科約一科。這次是個走方的術士，道這人清而不貴，雖有文名，不能顯達。問他今科可中麼？道：「不穩，不穩。」莫氏吃了一個蹬心拳，卻還不絕望。只見蘇秀才回了，是表中失抬頭，被貼，悶悶而歸。不敢說出，故此莫氏還望他。他自絕望怕鬧吵，度得報將來，又走出外邊去了。這邊莫氏又望了一個空。

獨倚危樓上，凝眸似望夫。

碧天征雁絕，不見紫泥書。

雖是蘇秀才運途蹭蹬，不料這婦人心腸竟一變：前次鬧窮，這次卻鬧個守不過了。蘇秀才見他鬧不歇，故意把惡言去攔他，道：「你只顧說難守，難守，竟不然說個嫁。我須活碌碌在此，說不得個丈夫家三餐不缺，說不得個窮不過，歹不中是個秀才人家！傷風敗俗的話，也說不出。」莫氏道：

「有甚說不出！別人家丈夫軒昂，偏你這等鶩鶩，與死的差甚麼？別人家熱熱鬧鬧，偏我家冰出。難道是窮得過，不要嫁。」蘇秀才道：「你也相守了十餘年了，怎這三年不在耐一耐？」莫氏道：「為你守了十來年，也好饒我了。三年三年，哄了幾個三年，我還來聽你！」正鬧吵間，只見韓姨夫來拜。

是兩考滿上京，援納，又在吏部火房效勞，選了個江西新淦縣縣丞。油綠花屯絹圓領、鶩鶩靴子、紗帽、鑲銀帶，打傘，捧靴包，小廝塞了一屋。扯把破交椅，上邊坐了，請見。

蘇秀才回道在館，莫氏道未梳洗，去了。

五穀不熟，不如羹稗。

羊質虎皮，也生光彩。

巧是蔣一郎盤算幾兩銀子，把連襟帶去做前程。韓縣丞借用了，弄張侯門教讀笏付與他，也冠帶拜起客來。莫氏道：

「如何！不讀書的，偏會做官。戀你這酸丁做甚？」蘇秀才沒奈何，去央莫南軒來勸。才進得門，莫氏哭起來，道：「叔叔，你害得我好。你道嫁讀書的好，十來年那日得個快意？只兩件衣服，為考遺才，控通叔叔，把我的逼完了。天長歲久，叫我怎生捱去？叔叔做主，叫他休了我，另嫁人。」莫南軒道：

「虧你說得出，丟了一個丈夫，又嫁個丈夫，人也須笑你。你不見戲文裡搬的朱買臣？」莫氏道：「會稽太守，料他做不出來，我須不是那沒志向婦人。我，他富殺，我不再向他；我窮殺，也不再向他。」說了，他竟自走了開去。莫南軒說不入，見他打了絕板，只得念兩句落場詩，道：「不賢不賢！我再不上你門。」去了。

悍心如石堅，空費語纏綿。

徒快須臾志，何知汗簡編。

莫氏見沒個斷，又歇不得手，只得尋死覓活，要上吊勒殺起來。蘇秀才躲在館裡，眾鄰捨去見他，道：「蘇相公，令正仔麼癡癡起來，相公又在館裡，若有個不卻好，須貽累我們。這呈我們也不該管，不好說。如今似老米飯，捏殺不成團了。這須著他不仁，不是相公不義。或者他沒福，不安靜，相公另該有位造化夫人，未可知。」蘇秀才半晌沉吟道：「只是累他苦守十年，初無可離，怎忍得？」眾人道：「這是他忍得撇相公，不干相公事。」蘇秀才只得說個聽他，眾人也就對莫氏說了，安了他心。

莫氏便去見莫南軒商議，莫南軒不管。又去尋著個遠房姑娘，是慣做媒的，初時也勸幾句：結髮夫妻，不該如此。說到窮守不過，也同莫氏哭起來，道：「我替你尋個好人家。」府前有個開酒店的，三十歲不曾討家婆，曾央他做媒。他就撮合道：「蘇秀才娘子，生得一表人材，會寫會算。蘇秀才養不起，聽他嫁，是個文墨人家出來的。」對姪女道：「一個黃花後生，因連年死了父母，不曾尋親。有田有地，有房住，有一房人做用。門前還有一個發兌酒店做盤纏。過去上無尊長，下邊有奴僕，纖手不動，去做個家主婆。」又領那男子來相，五分銀子買頂紗巾，七錢銀子一領天藍冰紗海青，襪件生紗衫，紅鞋紗襪，甚覺子弟。莫氏也結束齊整，兩下各睨了兩三眼，你貪我愛，送了幾兩聘禮，姑娘又做主婚，又得媒錢，送與蘇秀才。秀才道：「我無異說。十年之間，費他的多，還與他去。」也灑了幾點眼淚。

十載同衾苦，深情可易寒。

臨歧幾點淚，寄向薄情看。

這莫氏竟嫁了酒家郎，有甚田產房屋，只一間酒店，還是租的。一房人，就是他兩口兒。莫氏明知被騙，也說不出。喜的自小能幹，見便，一權獨掌，在店數錢打酒，竟會隨鄉入鄉。

當墟疑卓氏，憤鼻異相如。

這邊蘇秀才，喜得耳根清淨；那婦人也硬氣，破書本，壞傢伙，舊衣衫，不拿他一件；但弄得個無家可歸了。又得莫南軒憐他，留在家中，教一個小兒子，一年也與他十來兩，權且安身。卻再不敢從酒店前過。卻有那惡薄同袍，輕浮年少，三三五五，去看蘇秀才前妻。有的笑蘇秀才道：「一個老婆制不下，要嫁就嫁，是個濃泡漢子。」又道：「家事也胡亂好過，婦人要嫁，想是婦人好這把刀兒，他來不得，所以生離，是個沒帳秀才。」有笑婦人的道：「丟了秀才，尋個酒保，是個不向上婦人。」又道：「丟了一個丈夫，又捧個丈夫，真薄情潑婦。」城中都做了一樁笑話。蘇秀才一來沒錢，二來又怕不得其人，竟不娶。混了兩年，到科舉時，進他學的知縣，由部屬轉了知府。聞他因貧為妻所棄，著實憐他，把他拔在前列。學院處又得揭薦，有了科舉。

匣裡昆吾劍，風塵有繡花。

一朝重拂拭，光燭鬥牛斜。

蘇秀才自沒了莫氏，少了家累，得以一意讀書。常想一個至不中為妻所棄，怎不努力！卻也似天憐他的模樣，竟中了二十一名。早已鬧動一城，笑莫氏平白把一個奶奶讓與人，不知誰家女人，安然來受享。那莫氏在店中，明聽得人傳說，人指搦，卻只作不知。蘇秀才回來，莫南軒為他覓一所房子，就有兩房人來投靠。媒人不脫門束說親，道某鄉宦小姐，才貌雙全，極有陪嫁，某財主女兒，人物齊整，情願倒貼三百兩成婚。蘇秀才常想起貧時一個妻兒消不起光景，不覺哽咽道：「且從容。」

月殿初分丹桂枝，嫦娥爭許近瑤池。

卻思錦翼輕分日，勢逼炎涼淚幾垂。

莫南軒也道不成個人家，要為姪女挽回，亦無可回之理，也只聽他。因循十一月起身上京，二月會試，竟聯捷了，殿了個二甲。觀政完，該次年選。八月告假南歸，縣官送夫皂拜客。三十多歲紗帽底也還是個少年進士。

初到拜府縣，往府前經過，偶見一個酒望子，上寫清香皮酒。見櫃邊坐著一個端端正正、嬌嬌婷婷婦人，卻正是莫氏。蘇進士見了，道：「我且去見他一見，看他怎生待我？」叫住了轎，打著傘，穿著公服，竟到店中。那店主人正在那廂數錢，穿著兩截衣服，見個官來，躲了。那莫氏見下轎，已認得是蘇進士了。卻也不羞不惱，打著臉。蘇進士向前，恭恭敬敬的，作上一揖。他道：「你做你的官，我賣我的酒。」身也不動，蘇進士一笑而去。

覆水無收日，去婦無還時。

相逢但一笑，且為立遲遲。

我想莫氏之心，豈能無動？但做了這絕情絕義的事，便做到滿面歡容，欣然相接，討不得個喜而復合，更做到含悲飲泣，牽衣自咎，料討不得個憐而復收。倒不如硬著，一束兩開，倒也乾淨。他那心裡，未嘗不悔當時造次，總是無可奈何。

心裡悲酸暗自嗟，幾回悔是昔時差。

移將閨苑琳瑯樹，卻作門前桃李花。

莫氏情義久絕，蘇進士中饋不可久虛。鄉同年沈舉人，有個妹子，年十八歲，父親也是個進士知府。媒人說合，成了。

先時下盛禮，藍傘皂隸，管家押盒，巧巧打從府前過，那一個不知道是蘇進士下盒。及至做親，行奠雁禮，紅圓領、銀帶、紗帽、皂靴、隨著雁亭。四五起鼓手，從人簇擁，馬上昂昂過去，莫氏見了，也一呆。又聽得人道：「好造化女人，現成一位奶奶。」心裡也是蟲攢鹿撞，只是哭不得，笑不得。

苦想著孤燈對讀，淡飯黃齏，逢會課措置飯食，當考校整理茶湯，何等苦！今日錦帳繡衾，奇珍異味，使婢呼奴，卻平白讓與他人！巧巧九年不中，偏中在三年裡邊。九年苦過，三年不寧耐一寧耐！這些不快心事，告訴何人？所以生理雖然仍舊做，只是：憂悶縈方寸，人前強身支。

背人偷語處，也自蹙雙眉。

所以做生意時，都有心沒想，固執了些。走出一個少年，是個輕薄利口的，道：「這婆娘，你立在酒店裡，還思量做奶奶模樣麼？我且取笑他一場。」說買三斤酒，先只拿出二斤半錢。待莫氏立在櫃邊，故意走將過去把錢放在櫃上，道：「要三斤酒。」莫氏接來一數，放在櫃上道：「少，買不來。」恰待抽身過去，那少年笑嘻嘻，身邊又摸出幾個錢，添上道：「大嫂，怎麼這等性急！只因性急，脫去位夫人奶奶，還性急！」

莫氏做錯這節事，也不知被人笑罵了多少，但沒個當面笑話他的。聽了少年這幾句話，不覺面上痛紅，鬧又與他鬧不得，只得打與三斤。少年仍舊含笑去了。回到房中，長吁短歎，歎個不了。

惱悔差卻一著，若出笑話萬千。

到了夜靜更深，酒店官辛苦一日，鼾鼾大睡。他卻走起，懸樑自縊了。

利語銳戈戟，纖軀托畫梁。

還應有餘愧，雲裡雁成行。

店官睡到五鼓，身邊摸摸，不見了人，連叫幾聲不應，走起來尋，一頭撞了死屍。摸去，已是高弔。忙取火來看，急急解下，氣絕已久。不知何故，審問店中做工的，說想是少年取笑之故。卻不曾與他敵拳，又不曾威逼，認真不得。只得認晦氣。莫氏空丟了一條命，酒店官再廢幾個錢，將來收殮了。

笑殺重視一第，弄得生輕一毛。

蘇進士知道，還發銀二十兩，著莫南軒為他擇地埋葬。道：

「一念之差，是其速死。十年相守，情不可沒！」那蔣一郎，因逼租惹了個假人命，將原得莫家田產產照管。韓縣丞謀署印，討帖子，也將原得莫家房屋送來。他念莫翁當日擇婿之心，立莫南軒少子繼嗣，盡將房屋田地與他，以存血食。仍與嗣子說進學，以報莫南軒平日之情。他後曆官也至方伯，生二子，夫妻偕老。

但是讀書人，鬚鬣攻書，齏鹽燈火，難道他反不望一舉成名，顯親致身，封妻蔭子？但誦讀是我的事，富貴天之神，遲早成敗，都由不得自己。嫁了他為妻子，賢哲的或者為他破妝奩，交結名流，大他學業；或者代他經營，使一心刺焚。

考有利鈍，還慰他勉他，以望他有成。如何平日鬧吵，苦逼他丟書本，事生計？一番考試，小有不利，他自己已有慚惶，還又添他一番煎逼；至於棄夫，尤其是奇事，是朱買臣妻子之後一人。卻也生前遺譏，死後貽臭，敢以告讀書人宅眷。